

网络语言与传统汉语言的符号学对比^{*}

陈 雅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分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把网络语言与传统汉语言置于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对比可以获得其特点的深入把握。相对于传统语言,网络语言符号具有能指的多样性与离散性、所指的下指性与模糊性、意指的群体性与任意性、组合的自由性与聚合的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语言符号更向非语言符号靠拢,蕴含更多的创新能量,有利于时代文化的传递与认识,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约束机制来抑制其不良趋向。

[关键词]网络语言;传统语言;符号学;对比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6)06-0097-04

符号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学以人类社会的符号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符号的构成、分类,研究符号与符号、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虽然语言学研究是符号学的来源和基础,符号学从语言学外推而来,但是我们认为语言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应从属于符号学,是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文化性质,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苏联哲学家韦特罗夫曾指出:“符号学作为符号和语言的一般理论是一门涉及很广的科学……对比相距甚远的领域使得符号学不仅能推导出某些一般的规律,而且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领域不对其进行对比就无法把握的特点。”^[1]因此我们把网络语言与传统汉语言置于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对比,以深入把握网络语言的内在特点与发展规律。

网络语言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在互联网络交际领域中使用的语言形式,可以指与网络或上网活动有关的专业名词术语,如“防火墙”、“触网”、“虚拟空间”等,也可以指网民使用网络进行交际互动时所创造的特殊信息符号,如“菜鸟”、“恐龙”、“潜水艇”、“PK”、“8807701314520”等。网络语言是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体现了新兴的网络文化和时代特点,与现实世界使用的传统语言表现出很大差异,本文从符号

学角度,在符号的能指、所指、意指、组合与聚合等方面对网络语言与传统语言进行对比,对它们之间的不同特点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传统语言能指的单纯性、统一性与网络语言能指的多样性、离散性

能指和所指是人们设法指称世界的一对概念,构成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符号的能指可以是实物、图像、声音和文字等等,形式丰富多样,而传统语言的能指由语言的声音符号和书写符号(文字)组成,表现出能指形式上的单纯性。同时,声音符号与书写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导致了传统语言能指的音形统一性。从发生学上看,声音符号产生较早,既是我们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是实现交际、组织社会的工具;书写符号则是在语言产生后经过漫长的阶段才产生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表现声音符号。语音符号通过“音”可直达“义”,书写符号却需以它的“形”借助于“音”才可达“义”。“实验证明,即使我们看书不出声,声带也仍处于动作状态,这就是文字表音的心理印迹效应,正是这种文字的可读性及其读音的心理印迹,文字才具有了记录语言的可能”。^[2]所以文字与语音之间有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一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没有读音的书写符号就不是汉字,传统语言能指——声音符号和书写符号是一个整体,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

书写符号克服语音符号口耳传播带来的时间和空

* [收稿日期]2006-10-23

[作者简介]陈 雅(1970—),女,江西兴国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分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符号学、符号传播学。

间上的局限性,使语言信息能够“传于异地,留于异地”,以视觉感知的形式传递信息,这一特点正好切合网络传播的跨时空与视觉认读特质,成为网络交际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人们出于“节约时间和上网费用、蔑视传统、崇尚创新、张扬个性以引起别人的重视、掩饰个人情况和语言习惯”^[3]等方面的考虑,采用的传播语言形式完全突破原有的单纯性,表现出符号能指形式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到的网络语言能指形式有图形符号、音形符号叠加、数字代码谐音、英文术语和句子、英文缩略语、拼音极简缩略语等多种。此外,一字一音、音形统一的局面也被打破,网络语言能指出现音形离散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图形符号的不可读;可读的语言符号与不可读图形符号混用,可读符号内部不同系统的符号混用;可读符号的音形之间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形式(并不同于传统语言中的多音字,多音字是同一字读音不同则意义不同,此处是同一形体同一意义却有不同读法)。如:图形符号“>:-<”,不可读,表示“嘴巴和眉毛都竖起来了,快要气炸了”;“555555~~~~~”,几个5加上波浪线,可读数字加上不可读的图形符号,意义表示“痛苦不堪,几欲落泪”;“BT”,骂人变态之意,可以读作英文字母的“BT”,也可以读成汉字“变态”,一种形式,两种读法。

网络语言符号能指多样性、离散性特点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网络语言交流通常是无声无实体即交际双方音容相貌不在场的实时交流,为了传达微妙的感觉变化,表达直观的意象,增强语言的表现能力,增加了许多直观的图形符号;网络语言交流输入速度的追求与汉字录入不够便捷之间的矛盾,也促使网民们信手拈来可通过谐音理解的各种网络符号——字母、数字等等。这些内在原因在互联网本身具有自由性、无限性、开放性、虚幻性的大环境中,驱使着活泼、好奇、充满创新意识的年轻网民创造更多的网络语言,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网络语言不仅代表了高效率、快节奏,更隐含着一种求新求变、敢于突破陈规表现自我的潮流感、前卫感。

二、传统语言所指的歷史性、确定性和网络语言所指的当下性、模糊性

符号所指指的是符号能指所指的意义,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一存在物的心理再现,在语言学中构成研究语言心理部分的语义学。传统语言所指主要包括语言的理性意义(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和联想意义,这些意义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由整个民族社会约定俗成、共同拥有,具有历史性和相对确定性,人们在使用

和理解时,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则和习惯。虽然传统语言符号所指也会因社会、地域、时代的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并且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时代观念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但是传统语言的发展还是表现出它的渐变性和相对稳固性。

网络语言所指的当下性、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形式创新的这一部分网络语言能指上。网络语言所指的当下性,指的是语言能指在某一具体网络空间、网络时间中语言符号当时所指指向的特定意义。这一意义脱离了固有的语言符号意义系统,指向现场交际者意会的某个概念,而这一概念没有也可能永远不会纳入社会公共语言符号体系,在完成了当下的网络交际任务之后被网络交际者抛弃遗忘,或者其中一部分由于经济性、趣味性等原因得以在网络上流传,成为网络语言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部分。如“taxi,U 稀蛋白质,7456,CU。”、“寒ing,泥素芥末 286,泥太 out,偶稀饭滴淫 8 素酱紫滴!”^[4]这两句话,全部采用网络语言,意思分别是“太可惜了,你是笨蛋、白痴、神经质,气死我了,再见”和“寒啊,你是这么老土,你太外行了,我喜欢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其中表连接作用的判断词“稀”和“素”、音近字“泥”“芥末”“稀饭”“滴”等,大多因为网民表达时在拼音输入法中输入表同样意义的方音,从字序中选择了首先跳出或排列靠前的那一个;其中“taxi”、“7456”、“8”分别从汉语角度来理解英语和数字的发音,“蛋白质”从“笨蛋、白痴、神经质”中抽取单字,“寒”加缀英语现在分词形式“-ing”强调时间和程度,都是网民在即时交流中的灵感创造。这种随机性和当下性由于语境的作用不影响交际效果,还给交际方带来一定的语言个性色彩,网民们乐此不疲,即用即弃,丰富网络语言的同时也生成众多网络语言垃圾。

网络语言所指的当下性决定其模糊性。传统语言所指经过历史积淀,“一方面传播符号在应用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所指的内容,使原来比较模糊的意义变得日益清晰,另一方面传播符号经过技术操作和处理,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越来越可以检验。这种随着历史过程而形成的结合,对符号系统消费者而言将有利于对所指的解读”。^[5]传统语言的所指具有历史过程沉淀而来的确定性。而网络语言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应用的历史时间短,积淀少、蕴涵浅,应用对象多为年轻人,意义所指随机多变,不断创新,这种开放的不确定的意义指向使网络语言所指具有了蕴含多种可能在其中的模糊性。

三、传统语言意指的社会性、协作性和网络语言意指的群体性、任意性

符号意指是将符号形式与意义结合成一体的行为。美国哲学家莫利斯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指出,符号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符号对符号的关系、符号对对象的关系、符号对人类的关系”^[6],符号的意义就是这三个方面或意义的总和。符号的意指反映符号对人类的关系,即“意义的实用方面或实用意义”。在符号系统中,一个能指的形式可以有多个所指的意义,一个所指的意义也可以有多个能指的实体与之对应,具体的能指和具体的所指的结合需要考虑社会的、环境的、个人心理的因素,所以意指既研究符号对于人的功能,也研究人对于符号的创造和应用,这种研究包含着对于符号的心理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的探索。

客观世界本来是一个混沌的连续体,人们通过语言符号将它进行划分从而加以认识把握,不同的语言因为使用者的经验和习惯会有不同的划分样式。大脑中的每个“意指”单位都规定着相应的表象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传统语言交际要获得成功必须合乎所使用语言的交际规则,这些规则即包括同一语言符号对客观世界的同一划分样式和意指单位的相应表象在整个系统中的共同的位置。也就是说传统语言意指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交际合作原则的作用下具有社会性、协作性的特点。

而网络语言由于空间的虚拟、主体的虚构、交际规范的缺失、后现代的时代意识,不仅仅符号能指前所未有地扩展创新,符号所指尽其所能地挖掘扩散,对符号的编码解码(即将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的意指)也愈益大胆敢为了,相对于传统语言意指的社会性、协作性表现出自身的群体性、任意性。在网民这样一个特定群体内部约定俗成的网络语言,是群体成员自我确认、相互认同的标志,是群体成员之间使用的交际工具,从社会语言学上来说它属于社会方言的一种,它时常会脱离或故意违反现实的语言规则,只在网络群体甚至网络中更小群体里流通,形成对群体外的排斥。这种群体性来自于符号意指的任意性。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这是从语言符号产生时的属性特征上来说的,认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自然联系,也就是说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但从语言符号应用的角度来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则是社会的、协作的、相对稳定的。而网络语言却回到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连接之初,更多的带有任意性,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约定俗成,形成一定意义上的语言类群。如

在网络中他们可以用“监介”表示“尴尬”,“点心局”表示“电信局”,“水牛”表示“发贴量很多的人”。我们似乎也可从中发现一点点“规律”,如“监介”去掉了烦琐的形旁,顺便嘲弄一下某些白字先生;“点心”与“电信”谐音;“水牛”从“灌水”引申使用,“灌水”原指向容器中注水,网络中表示在网上发表长篇大论而内容空洞、“水分”含量高的文章。但我们很清楚此“规律”非彼“规律”,它们已完全脱离语言发展的正常规律,而以追求幽默风趣、新奇巧妙、轻松简洁为主导,表现出颠覆传统规则的任意性。

四、传统语言组合的规则性、聚合的稳定性和网络语言组合的自由性、聚合的开放性。

符号组合指相邻符号间的相互关系,具有空间延展性,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组合结构涉及到各个不同的层次,所有的组合都遵循“每个符号素的前后排列依照区别原则构成”的基本原则。聚合则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是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要素在记忆中联系起来形成的由各种关系支配的集合,聚合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每个符号素是依照共性原则构成聚合系列的”。组合和聚合是符号学分析最为重要的两个参考维度和操作概念,它贯穿所有符号学家的符号学研究,构成对语言现象进行符号学分析自然应紧贴的两个基本方向。^[7]

传统语言符号的组合受严格的排列和配置规则限制,语音上有严密的声、韵、调之间的拼合规律,词语句法上有系统的组织规则;传统语言符号的聚合也因为汉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环境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网络语言则在自由的网络空间打破了原有的种种组合规则,在跨时空跨文化的网络语境中开放了大大小小的聚合体。组合的自由性与聚合的开放性互相支持,共生共长,由于组合的自由度加强,组合体中的各个单位可以为更多更具突破意义的其他单位所替换,同时由于聚合体中容纳物的暴涨,组合过程中单位间的连接获得更大的选择自由。在前例句“寒 ing,泥素芥末 286,泥太 out,偶稀饭滴淫 8 素酱紫滴!”中,汉语加了英语的语法后缀,汉语连接表意(不表数)数字,汉语连接英语,谓语动词“喜欢”由名词“稀饭”替换,名词“人”由形容词“淫”代替,同时在网络语言里,可代替“人”字的还有“银”、“伦”等,形成一个新的小聚合体。这里毫无语法规律可言,在蔑视传统、张扬个性、崇尚创新的旗帜下,似乎有意颠覆现代语言的各种规则,使得语言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意义和另类色彩。

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将网络语言与传统汉语言进行

对比,发现相对于传统语言能指的单纯性与统一性、所指的历史性与确定性、意指的社会性与协作性、组合的规则性与聚合的稳定性,网络语言具有能指的多样性与离散性、所指的当下性与模糊性、意指的群体性与任意性、组合的自由性与聚合的开放性等特点。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网络语言符号更多地向非语言符号靠拢,图形符号的使用和文字符号的纯视觉性解读,增强了语言符号的可视性、传达性,使语义更具联想与象征的空间,也为使用者带来赏心与悦目的情感愉悦;我们也可看出网络语言符号蕴含更多创新的能力,创新是在转变固有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对既存模式的不断转换,符号的创新即体现为能指形式的转换和所指意义的变化,网民们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在颠覆规则的快感中,进行无限制的符号形式表现与符号排列组合试验,并对这些能指形式的意义指向作永不疲倦的意指尝试,他们拥有优越的创新环境和无尽的创新机会;我们还可看出网络语言符号有利于当代年轻文化的表达传递与交流传播,网络语言简洁直观、凸现个性、时代感强的特点使网民们随意展示自己的独特生活,真实表现自己的处事态度和精神诉求,正是这样直白坦诚

的语言符号,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年轻一代的文化风貌。但是同样基于网络语言符号不同于传统语言的这些特点,我们也更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语言需要一定的约束机制加以制约,以防止因其对现实世界传统语言的自由渗透而产生的在有效沟通、文化传承、品位格调等方面的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 [1][7] 陈勇. 略论符号学分析的方法论实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
- [2][5] 余志鸿. 符号——传播的游戏规则[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 48, 73.
- [3] 王志涛王立家. 网络语言与多元文化生态[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5, (1).
- [4] 赵均. 网络语言概说[J]. 现代传播, 2005, (2).
- [6] 莫里斯. 指号、语言和行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铭 尘)

本刊参考文献标注格式

一、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研究报告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任选). 其中, 专著的文献类型标识为 M, 论文集的文献类型标识为 C, 学位论文的文献类型标识为 D, 研究报告的文献类型标识为 R. 示例:[1] 周振甫. 周易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20.

二、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刊名, 年, 卷(期): 起止页码. 示例:[2] 何龄修. 读顾城《南明史》[J]. 中国史研究, 1998, (3): 167 - 173.

三、论文集的析出文献格式:[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 出版者, 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示例:[3] 崔之元. 超自由主义[A]. 朱景文. 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C].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238.

四、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 示例:[4]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 - 12 - 25(10).